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十六

宋　羅大經　撰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徳既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宫觀養親不允詔云尹兹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

詔云應事機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琱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

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鬬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髙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

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
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為元
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
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
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别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
一封朝奏大明宫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
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
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

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
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
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李
昭之兄子建弟國賔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
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
一錢子建挈家歸責文以活國賔奮然徒步從其兄
於貶所國賔先歿李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
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

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顔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䰟不可招潦霧瘴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吁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

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之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

逢迎彦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闡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没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彦先以遠人下士無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於學宫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

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泰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

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温叔為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

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温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来之禍則失之矣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説正相似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

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
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
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
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
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
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
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
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

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録事叅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謇諤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韙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宫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叅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盖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

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人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朝道初金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専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陳黄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纎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别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宫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

谿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歧寛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銓作争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黄花壽兩宫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絶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盜蹠之徒竟以壽終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

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伯夷顔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

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
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
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
蘇諭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
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
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
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

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為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謝艮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

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奬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歛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外域姦回譞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養

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遥散誕似此之人直金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

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顏而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絡問訊巡簷索絶憐玉雪倚横叅又愛清黄弄煙日中年易裏逢

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菼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鋭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

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嗚

范增謀謨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

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

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肩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

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

部頭朱温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温叱

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荅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如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

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上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

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説最好然厥後荊公

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為戰國縱横之學也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録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

南軒覲與誠齋言之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徳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

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
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
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
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
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
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
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
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

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

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風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縁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

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崣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麽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

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欠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舉佀所作絶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来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槩可見矣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彦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
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沙瀕出沒
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
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
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
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彦至叱責
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
段豈足塞責俊彦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

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玉露補遺

宋　羅大經　撰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為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

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熟閙而已
盖不滿之辭也後来文公作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
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
雲章爛然終始如一日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
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
十徧不如寫一徧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羹藿此倒

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録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如明皆訓如為而也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

嗚呼奈汝母子何為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在幕中晉専行姑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寛猛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産後来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盖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為自解之辭

左氏傳鞌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爲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

往来諜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人盡録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册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於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為閻使者為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遣其子来已而使者拜於馬

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賓鑄銅為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嘗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呂氏春秋云今兹美禾来兹美麥注云兹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兹注云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

沓故以玆為年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玆左
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桓温雄猛蓋一時賔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
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摻撾嫚侮曹瞞之意陶
淵明嘉之甥也為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賔
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温何也温嘗從容謂曰人
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靳之意辛幼安
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

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
意謂嘉不當從温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冠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
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意亦著矣謝安圍棊別墅真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
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鶻崙官家
之說高瓊有好唤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
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之句王荆公句意與杜牧同

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殘衂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温陳魯公之於完顔亮幸而捱得他死爾要之吳晉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必刼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烏珠數十萬

衆刼寨之力也守城不刼寨是守死爾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鄭注召對浴堂門彗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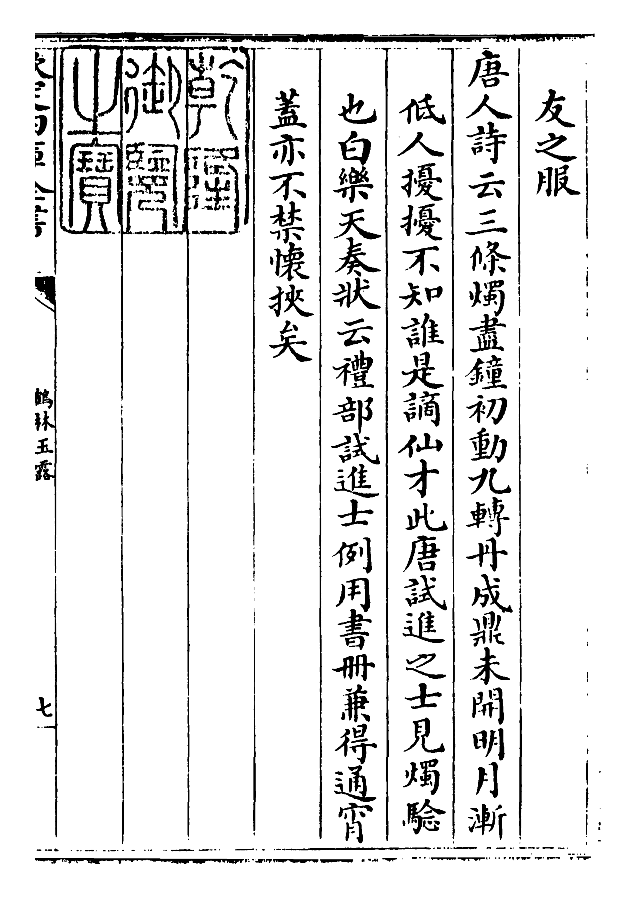
色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昭如此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爾有利市寳賄我勿與之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吾郡陳國材詩云紅日晚天三四鴈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胡澹菴為師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



友之服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之士見燭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用書冊兼得通宵蓋亦不禁懷挾矣

鶴林玉露補遺